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理论 | 第413期

打通量子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质量科技理论研究成果向实用化、工程化转化的速度和效率,积极吸纳企业参与量子科技发展,引导更多高校、科研院所积极开展量子科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发,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协同创新。量子计算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领域,已进入实用性突破的关键跨越期。我省量子科创底蕴深厚,优势突出,接二连生出“墨子号”“九章”“祖冲之号”等一批领跑全球的重大原创成果,形成先发科创优势。然而,我省“从0到1”的原始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从1到100”的产业化落地程度受限,强大的科创优势未能高质效转化为坚实的产业胜势。因此,我省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破题,聚焦产品、载体、业态、平台、模式五维度,打通产业发展全链条堵点,推动安徽量子产业从节点技术领先,迈向全维度、体系化领跑。

锚定产品高价值链段,打通科技成果商品化转化链条。破解量子领域产脱节难题,关键是要遵循科技转化规律,以市场化产品首发为抓手,构建从原始创新、工程化到商品制造的全闭环体系。深化成果转化机制改革,精准施策量子算力优势细分赛道,梳理产业量子需求清单,搭建动态更新、梯度培育的量子开源产品资源库。建设省级量子中试平台开展中试攻坚,重点攻克器件稳定性、量产一致性、低成本制造等产业化关键技术,补齐创新产品首用激励机制,充分开发省内多元应用场景,大力推广大中小首发首用产品应用模式,大力推进大中小首发首用产品应用模式,加速前沿科创成果转化可为可量产、可推广、可竞争的市场化成果,实现技术先发优势向市场竞争优势的高效跃迁。

依托载体培育强基固本,构筑全链条自主可控产业生态。针对量子产业“线断端、基底弱”的短板,要以核心载体载体首发突破为切入点,夯实产业链自主安全发展基础。聚焦量子芯片、单光子探测端、特种光器件、量子测控软件等上游关键环节,实施省级专项支撑行动,开展靶向技术攻关,定向企业孵化,推动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专用工艺在皖落地集聚,迭代升级。深化龙头龙头企业融通发展,依托本土骨干量子企业搭建产业链协同平台,开放核心研发、测试资源,推动上下游企业联动建立一批配套工厂,培育一批专精特新配套企业。抢抓量子产业建链强链机遇,依托合肥国家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牵头制定量子器件清单,检测评估及安全保障等领域的标准规范,常态化开展供需匹配需求对接、技术适配服务,持续优化产业协同生态,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持续迭代的量子产业全链条体系。

赋能业态培育融合迭代,激活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立足量子技术通用性、渗透性、颠覆性特质,依托安徽雄厚的制造业产业基础,以场景开放、跨界融合催生新业态、培育新赛道。建立省级量子应用场群常态化发布、公开招商、迭代孵化机制,打造第一等产业示范格局,面向高端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批量化推广应用、规模化应用场群。深耕量子工业控制、能源监测、安全传输、智能感知等领域,重点培育“量子+实体”首发新业态,打造一批全国首创、可复制推广的融合应用标杆。健全新业态试点容错纠错机制,适度放宽创新试点容错边界,支持企业在实践应用中提升技术优化与模式升级。推动量子技术从单点示范向规模化普及跨越,以业态创新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新动能,助力全省质生产力提速增效。

强化平台首发普惠赋能,健全未来产业公共服务体系。整合全省优质科创资源,高标准建设省级量子产业公共服务综合体,集成算力共享、仿真测试、精密校准、成果转化等全链条服务能力,实现产研创一体化一站式赋能。打造区域性量子算力底座,面向中小制造企业、科创团队、初创企业提供轻量化、低成本算力订阅服务,打破高端算力资源壁垒。布局建设量子产品检测认证平台,补齐检测短板,质量提升,合规认证短板,建成服务全省的量子产业公共服务保障机制。创新“公益普惠+市场赋能”运营模式,推动公共基础设施配置、全城开放、数据“存台赋能、主体赋能、产业跃升”的良性发展生态。

聚焦模式首发制度创新,塑造特色产业培育范式。量子产业周期长、高风险、轻资产的特性属性,决定了传统培育模式难以适配其发展需求,必须以制度创新破解发展梗阻,打造培育发展新模式。创新交叉型人才培育模式,依托省内高校科研院所开设量子交叉专业学科,定向培养成果转化人才;产业运营、市场拓展等复合型人才;精准引进高端产业化领军人才和技术团队、构建科创、产业、市场三位一体人才队伍。健全硬科技专项孵化基金体系,优化省级产业基金考核机制,弱化短期收益考核,强化长期价值投资,设立量子产业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推广知识产权证券化、质押融资等特色金融产品,精准配套未来产业成长环境。推行精细化、差异化扶持政策,深化长三角量子产业协同创新发展,系统构建“技术孵化+产品首发+载体赋能、业态迭代+平台赋能”全链条培育模式,提升安徽量子产业核心竞争力。

(作者单位:安徽开放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省科技规划项目[AHSKYQ2025D58]研究成果)

安徽省科技厅 协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集中概括为“十四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排在“十四个坚持”的首位,其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联系,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必须把握的核心命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不动摇,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 张斌

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这些优秀特质,是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握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百余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在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镌刻在旗帜上、融入血脉里。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百余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够坚定不移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人民就会选择你、支持你、拥护你、爱戴你。

勇于担起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担扛起来。百余年来,我们党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奋斗目标,制定和实施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把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 李福华

高校肩负着育人才、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高等教育而言,核心是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这既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检验高校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宗旨意识和政治忠诚度的试金石。高校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阵地,必须以树立正确政绩观牵引高校治理工作提质增效,在提高思想引领力、标准高治理价值值坐标,在整改突出问题中疏通治理运行堵点,在立好制度规矩中构建治理长效机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统筹把握“显绩”与“潜绩”辩证关系

政绩观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上。高校既要抓实见效、看得见的“显功”,更要深耕利长远、师生心头的“潜功”。

坚持立德树人初心,培育时代新人。立德树人始终是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目标。现实中,一些高校的领导置育人于追逐功利赛道,科研成果至上高指标以转化、人才培养教育产出产业发展需求脱节。根源在于政绩观出现错位,将显性指标视为项目考核核心成效,热衷于上“短平快”项目,对需要久久为功的学生健康成长、学科生态培育、基础研究等隐性潜绩投入不足,导致发展陷入“重面子、轻里子”的误区,弱化了立德树人的成色。因此,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高校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之一,引导党员干部持续深化对党的教育方针、新时代高等教育使命任务的理解和把握,真正把立德树人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坚持内涵式发展,务求长远根基。潜绩重在管根本、打基础,是显绩的前提和支撑。高校发展具有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决定了必须坚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坚持着眼长远、夯实基础。把握“显绩”与“潜绩”的辩证统一,就要处理好短期与长期、显绩与潜绩的关系。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摒弃急功近利、浮躁心态,坚持系统观念,将正确政绩观的价值要求融入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 and 制度安排之中。完善考核评价下的校长负责制配套机制,明确“三理”重大事项决策程序,建立重大决策前深入调研、征求意见、专家论证的流程。同时,持续完善学术委员会制度、教代会制度,学会党和国际学术权威和师生和师生利益维护运行。此外,要强化社会参与,发挥理事会、校友会、基金会等作用,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学校重大战略决策、办学监督评价等,实现学校与社区共融、平台共建、组织共联、资源共享。通过系统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将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环节,住住存在一些紧迫迫的现实问题,需要精准施策、集中攻坚、补齐短板。例如,在学科建设上,要摒弃国家急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支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重大使命,聚焦高水平学科发展、高能级平台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育等关键环节的堵点。在管理效能上,要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精准查摆制约发展的堵点、难点、痛点,针对学科建设和人才引育、教学管理、科研服务、条件保障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实行项目化、闭环式管理,集中力量攻坚专项治理。

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治理成果。治理能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牢牢把握“最本质的特征”,必须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全面、系统、整体地落实党的领导,确保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始终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

党的领导是全面的,必须覆盖所有领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一切工作中去,全面覆盖重大、大政、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领域,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建设、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贯穿于治国理政的立法、执法、行政、管理、监督等各项工作之中,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等,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是系统的,必须统筹协调推进。党的领导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的统一。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方面。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全党全社会大团结,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

党的领导是整体的,必须贯穿上中下、体落实。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要把“两个维护”作为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完善和落实政治监督制度,确保党中央一锤定音、行令禁止。要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理顺和优化各领域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完善党领导各项事业的体制机制,确保党的组织统一。(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在高控问题背后的结构性、结构性矛盾。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构建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提升治理能力。

“风成草偃,物类从之”。地方剧种市场化发展进程中,最大的危机并非审美革新,而是群众意识的流失,丢掉自身赖以存续的地域文化基因。严凤英的艺术,正在于她推动黄梅戏走向都市、走向国际的同时,始终坚守剧种的审美品格,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总之,严凤英扎根乡土又兼容都市审美,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这一艺术实践启示当代戏曲创作必须在维系文化血脉与探索现代表达之间构建动态平衡,在保持乡土底色与契合时代审美之间实现有效结合,方能让传统戏曲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生机。

严凤英与黄梅戏的审美现代性转型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与黄梅戏的审美现代性转型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与黄梅戏的审美现代性转型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源自自然的人性质感。严凤英呈现的乡土美感,不同于田汉乡土剧简陋粗放的原生生态,而是经过都市审美淬炼后的“再乡土化”。她远赴南京系统学习亲身观摩生活,又在上海拜丑云生为师学昆曲,并在参与电影拍摄过程中,广泛吸收现代剧场与电影的审美影响,提升表演素养,但她始终守住黄梅戏本体特征,未被外来形式消解解构和稀释。在唱腔革新上,她以黄梅戏的原生韵味为根基,拓宽女平调的演唱音域,适度借鉴评弹、豫剧的行腔特点,在传统五声音阶内加入偏音丰富旋律线条,让腔调与田野的小调、美声唱腔相融与拓展的审美需求。

严凤英的审美现代性转型,关键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戏曲的审美范式,实现了乡土血脉与现代文明的完美融合。严凤英的表演始终植根于真实的生活记忆,自带纯粹质朴的泥土气息。她幼生于乡野,熟悉乡村百态,这份质朴的生活积淀,成为她表演最深厚的底气。经典小戏《打猪草》里,她演绎的陶金花灵动鲜活,浑然天成,截段表演宛如轻快恬淡的田园牧歌,不见丝毫刻意雕琢。这份自然舒展,正源于她年少时打猪草的亲身经历。(天仙配·路遥)的经典身段同样锤炼自生活,仙女姐姐上童事后,碎步后摆、掩面羞怯,又悄悄透出指缝偷望对方,那种娇俏灵动的神态,正是她把田间少女少女姑娘的日常打扮融入戏曲表演达成的成果。浓厚的乡土体验为表演注入鲜活灵气,打破程式化的僵硬束缚,让她人物表演